

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

插图本

小学生课外书架

名著精品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淘气包 [1]
- 乏味的星期日 [13]
- 恋爱 [25]
- 坟场凶杀案 [34]
- 出庭做证 [46]
- 当海盗去 [60]
- 言归于好 [78]
- 探寻宝藏 [93]
- 山洞历险 [112]
- 发财了 [125]



淘气包

“汤姆！”

没有回音。

“汤姆！”

仍旧没有回音。

“要是我知道你在哪儿，看我不……”

老太太嘟囔着，把眼镜拉到眼睛底下，从镜片上四处张望着，但仍没有发现小男孩的影子。

老太太一时有点迷惑，嚷道：

“好吧，要是让我抓住你……”

她没有说完，因为她正弯下腰去，拿扫帚在床下拨，但是除了惊出一只猫之外，她什么也没发现。她又走到敞开的门口，从那儿向园子里张望，但是，除了四处延伸的兔丝草和在风中摇曳生姿的鲜花之外，还是不见汤姆的踪迹，于是她昂头向远处喊：

“汤——姆！”

她觉得身后有一点轻微的响动，一转身，恰好抓住一个小男孩。

“你在里屋干什么来着？”

“没干什么。”

“没干什么，瞧瞧你的手，再瞧瞧你的嘴，塞的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姨妈。”

“哼，我可是知道。那是果酱。我告诉你足有四十次了，你要是再敢动那果酱，我就剥了你的皮。快，把鞭子拿过来。”

鞭子在空中摇晃，随时都会落下来。

“嗨！瞧你后面是什么？”

老太太真以为有什么危险，连忙扭过身去，撩起裙子，闪在一边。男孩立刻溜走了，他翻过花园的木板围墙，很快消失了。

他的姨妈惊讶地站了一会儿，随即无可奈何地笑了。

“这该死的孩子，我怎么弄不清他的这套把戏，又不是他以前没有对我玩过。他可真是个淘气包，可是谁让他是我那死去妹妹的孩子呢？可怜的小家伙，我真不忍心揍他。可每次饶了他，心里又很难受。今天下午他肯定又要逃学，明天非得叫他干点活，罚他一下不可。星期六别的孩子都放假，单单叫他干活有点不近人情，但是他



最恨干活，我非得用这个办法治治他，不然这孩子会给惯坏的。”

汤姆果然逃了学，而且玩得挺痛快。他回到家的时候，只赶上帮那个小黑奴吉姆劈第二天用的柴。汤姆的弟弟（其实是异母兄弟）已经干完了他的那一份活。他很乖，没有任何冒险和捣蛋的习惯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汤姆就偷糖吃。波莉姨妈想知道汤姆是不是听她的话，没有下河去游泳。她就把汤姆衬衫的领子缝起来，以防止汤姆骗她。现在，波莉姨妈想拿话来套出实情。

“汤姆，学校里挺热，是吧？”

“是呀，姨妈。”

“那你是不是很想去游泳？”

“没有，姨妈，真的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到这儿来，叫我瞧瞧你的领口。”

汤姆从容地走过去，解开外套，让老太太看到领口仍缝得好好的。

“怪事！好吧，我还以为你准是逃了学去游泳了。”

“哼，我好像记得你缝他领子用的是白线，可



现在是黑的。”席德尼在一旁插嘴。

可是汤姆没听完后面的话就迅速溜开了。临出门时，狠狠地看着席德尼：

“席第，小心点，等着我好好揍你……”

汤姆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就把他的衣领翻看了一阵。领子上有黑线的痕迹，也有白线的。他说：

“要不是席德尼多嘴，她怎么也不会看出来。他妈的！有时候她用黑线，有时候又用白的，我简直弄不清楚。至于席德尼，我发誓非教训教训他不可。这个家伙总是爱贼头贼脑地监视别人，我总得让他因为这个狠狠地吃点苦头。”

两分钟后，他就把烦恼忘在脑后。他快活地吹着口哨，沿着大街蹓跶。突然，他停住了，一个陌生的家伙站在他前面——那是个比他稍大一点的男孩。在圣彼得堡这个小得可怜的镇子上，任何年龄和性别的陌生人，都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。况且这个男孩穿着那么讲究——在一个并非星期天的日子穿那么讲究，这简直让人吃惊。

汤姆紧盯着那陌生男孩的漂亮衣服，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，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衣服相比之下更加寒伧。两个男孩都不说话，只是你盯着我，我

盯着你，横着步子转圈儿。后来，汤姆说：

“我能揍你一顿！”

“你倒是试试看。”

“哼，我就是可以揍你。”

“不行，你就是不行。”

“行，行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

一阵难堪的间歇后，汤姆用大脚趾在灰土上划了一道线，说：

“你敢走过这条线，我就揍得你爬不起来。”

新来的男孩立刻就跨过线去，说：

“我过来了，你现在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最好小心点儿。”

“你不是想揍我吗？哼，你不敢了吧？”

汤姆冲了上去，两个孩子立刻就滚在土里了。他们互相揪头发和衣服，在鼻子上使劲捶打。不久汤姆就占了上风，他骑在那男孩身上，得意洋洋地叫着：

“你说‘饶了我！’”

那孩子一声不吭，只管在汤姆身下挣扎。

“说，快说我就不打你了。”汤姆又打了几拳。



后来陌生男孩憋住气勉强说了声“饶了我”，汤姆才把他放开，说道：

“怎么样，这下子你尝到教训了吧！”

新来的男孩拍着身上的灰土，哭哭啼啼地走了，边走边回头，嘴里吓唬汤姆说“下次再碰上”，并且趁汤姆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拣起一块石头打在汤姆肩上，然后飞快地跑了。

汤姆一直追到他家门口，叫他的对手出来比试比试，但那个对手只是躲在窗户玻璃后朝他扮鬼脸。后来那男孩的母亲出来了，她骂汤姆是个坏心眼、没礼貌的野孩子，叫他滚开。

那天晚上他一直逛得很晚才回家，估摸着波莉姨妈和席德尼睡着了，他才提心吊胆地从窗口爬进去，却一下子发现中了埋伏，原来波莉姨妈一直等着他。一看到他滚得满是泥土的衣服，她就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在星期六罚汤姆做“苦力”。

星期六的早晨，阳光灿烂，整个世界都显得生机勃勃。刺槐正在开花，空中弥漫着浓浓的花香。村庄外面高高的加第夫山上草木茂盛、郁郁葱葱。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每个人心里都是快活的，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愉快的歌儿。

若是在往常，汤姆准会兴致勃勃地纠集上一帮孩子，爬上树去，折下缀满白槐花的树枝。然后一边呼啸着在村子里窜来窜去地打闹，一边把花朵塞进嘴里，品尝那一丝淡淡的甜味。波莉姨妈高兴的时候，也会用它做成一种小小的菜饼。

今天是汤姆倒霉的日子，他垂头丧气地出现在人行道上，手里提着一桶石灰浆，拿着一把长柄的刷子。他是这一天里惟一不快活的人，因为他必须把家里又长又高的木板围墙刷一遍。

汤姆感到十分忧伤，觉得活着简直是受罪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开始蘸着石灰浆，刷起那道无边无沿的围墙来。

这时，小黑奴吉姆提着一只洋铁桶，从大门口跳跳蹦跑出来，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歌儿。以前汤姆觉得到水站提水是一件痛苦的事，可这会儿他不这样想。他想起那儿有不少孩子休息、吵嘴、打架和胡闹，简直是个避难的天堂，于是便十分向往。他说：

“喂，吉姆，你替我刷会儿墙，我去提水。”

吉姆摇摇头说：“我可不敢这么干，老太太不许我管你的事，还说她要亲自来看你刷墙呢。”



“你别信她那一套，她只不过说说罢了，快把水桶给我吧。”

“我真的不敢，她会揍我的。”

“她呀，从来不揍人，顶多拿顶针在头上敲一敲。谁怕这个！吉姆，我给你个大白石头弹子吧？要不就让你看看我那个肿了的脚趾头。”

吉姆有点经不住诱惑了，他刚弯下腰去，准备仔细瞧一瞧那个脚趾头，屁股上就挨了一下，原来是波莉姨妈偷袭过来了。吉姆便提起水桶，头也不回，沿着大街拼命地逃走了。汤姆也赶紧卖力地刷墙。

可是干了没几下，汤姆就又泄气了。他一想起预先计划好的那些好玩的事，心里便觉得难受。尤其是过一会儿，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从这儿经过，看见他还得干活，非得狠狠嘲笑他一通不可……汤姆越想越伤心。忽然，一个绝妙的主意从汤姆心头冒出来。于是，他又重新拿起刷子，心平气和地去工作。

贝恩·罗杰出现了。他正在清脆地吃着苹果，而且还叮咚咚、叮咚咚地扮演着一只轮船。

汤姆继续刷墙，没有一点理睬那只“轮船”的意思。贝恩瞪眼看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嗨，你又挨罚了，是不是？”

没有回答。汤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打量着他最后涂抹的那一块，然后又用刷子轻轻补刷了一下，又退后一步，上下左右地打量。贝恩大为好奇，走过来和汤姆并排站着。汤姆偷偷瞥了一眼他手里的苹果，悄悄咽了咽口水，仍坚持干活。贝恩说：

“喂，伙计，你还得干活呀？”

汤姆猛地转过身，装做刚刚看见贝恩。

“啊，原来是你呀，贝恩。我还没注意呢。”

“嘿，我要去游泳，你不想去吗？呀，对了，你得干活，是不是？”

汤姆不屑地瞅了一眼贝恩，说道：

“你说什么，你把这叫做干活？”

“那你说这叫什么？”

“我说嘛，也许是叫干活，也许不是，我只知道，这很合我的胃口。再说啦，你想想看，小孩子能天天都有机会刷围墙玩吗？”汤姆说着，边用刷子细巧地来回刷着，边观察着效果。

贝恩在一边看着，越看越感兴趣，最后终于按捺不住了，他说：

“嘿，汤姆，让我试试。”



汤姆很想立刻答应，却又故意装出很不情愿的样子。

“不行，贝恩，你不知道，我姨妈对这墙是很挑剔的，席德尼和吉姆想刷，她都不让。要是我让你刷，万一出点毛病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的，我肯定会小心的，让我试一下吧，我把苹果核给你……还不行吗？那好，我把苹果全给你！”

汤姆把刷子让给贝恩，脸上显出极不愿意的神情，心里其实快活极了。

这样，贝恩就在大太阳下干着活，而汤姆则坐在附近的荫凉下大声地嚼着苹果。

每过一会儿，就有一个男孩走过，本来都想开汤姆的玩笑，但结果却留下来刷墙。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轮流下去，半下午的时候，围墙已被刷上了三层石灰浆。而汤姆自己，也挣到了一大笔“财富”——一只风筝、一只用绳拴着的死老鼠、十二颗石弹、一只破口琴、一只独眼猫、一个门上的铜把手、四块柑子皮以及其他一大堆零碎。



乏味的星期日

太阳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，射下温暖的光芒，照耀着沉寂的小镇。

吃过早饭，波莉姨妈就虔诚地率领全家举行了庄严的祈祷仪式。然后，汤姆强打精神去背《圣经》。他选择了“登山宝训”的一部分，因为它是《圣经》里最短的经文。汤姆摇头晃脑，一本正经地背着那些枯燥的说教，眼睛却盯着窗外。那儿长着一棵高大的花树，枝头上缀满大朵大朵的紫花，几只小鸟在上面叽叽喳喳地蹦跳个不停，忽然它们像是受了什么惊吓，“倏”地一声全飞走了，汤姆的心也随着飞到外面那个自由自在的世界里了。

半小时之后，玛丽（汤姆的异母姐姐）把汤姆的书拿过来，要听他背诵。汤姆结结巴巴地背着，觉得那些话像裹在浓雾里，时隐时现，让他捉摸不到。

“虚心的人……嗯——嗯——”

“有——”

“对了，有；虚心的人有……有……嗯——”

“有福了——”

“有福了；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……他们……”

“天——国——”

“因为天国……嗯——咳，玛丽，你干嘛这么小气，为什么不一下全告诉我？”

玛丽把书摔下，生气地对汤姆说：“汤姆，你真是个笨蛋，这么短的经文都背不会。不过别丧气，你再去好好背几遍，要是背熟，我就给你一样好东西。”

“说话可要算数啊！”

见玛丽做了保证，汤姆便劲头十足地好好干了一会儿，成绩果然辉煌，于是汤姆得到了一把崭新的“巴罗牌”大折刀。汤姆欣喜万分，恨不得立刻拿它干点什么，于是就在身边的碗柜上猛划了一气。后来他正打算再朝梳妆台下手，却被叫去换衣服，准备上主日学校。

玛丽给了汤姆一盆水，一块肥皂，让他把脸洗干净，趁玛丽转身回屋，汤姆赶紧拿肥皂在水里蘸了一下，把水偷偷倒掉，然后跑进厨房，在挂在门后的毛巾上假装擦脸。玛丽一把将毛巾拽



开：

“嗨，汤姆，你可真不害臊，看看你的脸，脏得像只锅底，洗洗怕什么？水又不会把你的鼻子洗掉。”

说完又给汤姆端来一盆水。汤姆对着它深深叹了口气，然后悲壮地把脸伸了进去。等他从毛巾里露出脸来，还是不能叫人满意，因为下巴和脖颈那儿出现了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线。不过总算是他洗过脸的证明，玛丽也就没有过分挑剔。又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汤姆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但是汤姆趁她不注意，一伸手又把它弄得和原来一样了。玛丽还强迫他换上新衣服（其实已经两年了，只在星期天穿），戴上一顶有斑点的草帽。这样一来，汤姆就成了一个整整齐齐、漂漂亮亮的小绅士。可是汤姆被新衣服紧裹着，觉得自己像个僵硬的木偶，心里万分的不自在。

玛丽和席德尼也都穿戴好了，三个人便一齐动身到主日学校——这地方是汤姆最最深恶痛绝的；可是席德尼和玛丽却对它颇有好感。

主日学校上课的时间是九点到十点半，然后是做礼拜。教堂总共可以坐三百人，教堂的建